新刻譚友夏合集

刻譚友夏合集目錄　鵠灣文草

卷十三

文

傳

譚友夏合集卷之十三

竟陵譚元春友夏著

粲谿黃傳祖心甫

古吳張　澤草臣　評

文傳

祭鍾叔靜文

萬曆庚申三伏日寒河友人譚元春告于亡友鍾三郎惺之靈曰。嗚呼。七月七日世俗家設饌迎亡人自七日至十五日朝夕奠供新茗。剝棗浮瓜以薦妻子

[illegible]亡者之實歸至望而送之泣涕不已沙門
敎有盂蘭會延僧懺度乞恩佛前若亡人實有大苦
于其身妻子聞梵未免泣下而今年汝迎送冢之奠
里門中元普度之會乎不幸而與乎亡人之數嗚乎
我以終不免之鬼哀子先無事之人豈不甚焉然世
更有愚者曰三郎不幸客死南都我則無是說矣夫
傷心中無可如何反從[illegible]心頭入不倫不承添錯
鍾山之色千變淮水之氣萬冢豈負子寃乎今日一
紛紛亦不知其[illegible]之所止也
客自越蜀至明日一客自閩廣至豈負子趣乎予之
兄世所謂有道文人也死于其窮不猶勝于死于閨

關之間乎汝凡書來言子嘔血盈升斗勢將不起我不以爲然自與子交十六七年子之血相尋于喉吻筋絡之中未嘗去託與子客舍同榻疏而起曰來矣來矣口知之而咗嗽足知之而蹴踢不待謀于目而以爲血我見之駭甚而子明日健如故子下筆甚有清思讀之氣亦不弱子又知命談人生死利鈍未嘗惰事猶已發日習而不能忘者也每一思惟自發中心然上而言之牒然矣自言死子又明藥性以于疾癘自知增損我輩小有虛怯常來爾處乞方數聞病數聞愈因循十六七年久病者輙以病攝生往往有之然此亦相知相安反以咯血爲子養生之物藥餌爲子茶飯之常豈見

人命難齊一處

汝兄書來狼狽而遂料其定死乎兩家兄弟凡九人我六子三長幼足以相使學問足以相立詼笑足以相明孝友足以相及遊處足以相容顯晦榮辱褒譏取舍足以相化而子辯麿疏通趣浮于身情高于性朋友最難得豈能少子閒雲冷夢之致惜哉所不足子者才足以自致于今古文之道而力未堅以洮也與足以立乎田舍錢穀之上而或有所不能恐于取予之小也夫有益于身後者文章之道無益于生前者財用之途我往往能規汝而近日讀書自今荒矣

知是而可以死乎使聞之者悲

勸

不厭華而居食有所擇甚矣人文章之道難而出隘用之途易也予今死而吾幾悟乎然則善取朋友之

畢竟要他自悟朋友相規之益如此

益者雖死不止矣我去年在南都待予不來予今往我家居兩舟如相避者執手一訣璪璪兒女情專何足爲悔但汝兄之書四月也予之死則五月五日有程山人者以六月來未入門先投予寄書怳怳然如

一路俱寫入恍惚莫知其所從來

青燐之照人竦然骨寒此豈冥路耶三郎去此不遠仍與予兄弟通書耶亦有山人可薦耶昨山僧來方言募建盂蘭救度一切豈幽冥亦有道場反以生人

背後了

爲死去耶不然何得闌浮世有鍾三郞手書也少頃山人入始知爲二月書書爲客踪所滯予然後驚定又從山人見其送行起句云踈雨寒燈各有心茫茫去此欲焉尋氣格高亮淒渾絕不似九泉下語末世造化益無常窮達死生毀譽總不知其故予何言哉

告先主文

春兄弟今日敢告成人各攜婦子奉老母營宅爽河二里上下析為六居各製木主以祀先人而舊堂適圯自奕時所有木主已妥之靈眷以長子得而遷于新構之堂神當離其故處如人遷居豈不忡忡以此痛甚又將為我高曾祖父母祖父母與吾父勸駕也一香火而六之六之則其子孫雖不孝猶愈乎孝者之止一之也衆不肖可以當賢衆熳可以當敬衆卒可以當腆也其為言太自恕我祖父必笑之

往往有矜自敘想其胸中一段自信可以格天可以格祖於非矣言之

告鍾嫂黃宜人文

我與夫子兩身一自死別五年如筵滅燭自顧其影一枝枯木以是回心哀樂莫爾我交夫子二十年篤嫂事宜人山濤識足爲文人婦爲法眷屬翟茀糞埽更衣自浴爾有順子不異出腹告慈氏前牲醴屏遂敢致幟金爲嫂惜福

哭徐乾之文

萬曆四十八年歲庚申七月二十二日表兄王時揚、表弟譚元春同弟元暉、元聲、元方、元禮、元亮致祭於亡友乾之徐九郎，而屬元春告其靈曰：嗚呼！人道所重惟戚，而吾數人者寧舍其戚而言友。世情必專所交以私一友，而吾與王子者任予泛交而心耿耿其獨明也。予瞻之表兄文與可也，其死也哭之黃州，再哭之賻書譖，又哭之失聲，豈止哭所親哭所私哉？風流盡而高韻歇，樂事終而愁腸始，欲復尋一快士作

（許）

（篤於友者必拙亦决能濶）

（良友真不可）

替人。何可得也。嗚呼傷哉。予在世有貴家華士之習。

卿於人得亦罕能今共惜之不怦怦也

而前生種畸人野客之因。終日有式燕以敖之歡。而一念發山水清音之悲。外泯泯如鷗鳧之浮水。而中了了如日月之入懷。此吾與王子所同知也。予孝弟過人。不必爲人所諒。不見子猷之去世。竟以爲上牀彈琴而已矣。不見嗣宗之嘔血。竟以爲與客圍棊而已矣。此王子與予少壯親暱時所深知。而予兄弟客有未知者也。予之倉箱。四方人之粟也。予之衣。四方人所纊也。予之僮僕。四方人所厮隷也。而予未嘗有

德色于客。亦未嘗有所擇。夫多者不遑有所擇。任者

今在客卻不能屑屑退走然強

不受擇物之情也。意所樂即客之人。以窮身歸我。豈

中明明有別白設不類矯詐耳

暇復計其雅俗眞僞。即王子與吾弟知之或未盡。而予深知其然也。人又言曰。子作無益害有益。貴異物賤用物。予與王子每正色以悟子。子性不可易。予常繼之以笑。王子常繼之以罵。惟恐無所附於益友。由今思之。損何及。哀不幸在此功名富貴之世。呼喔握凝之場。波波吒吒之內。必欲作有益賤異物以相就。鬼伯不以是赦人。而生前無一事快人意。此吾數人

與一世同其不知而今始悔焉者也子之去也甚倏忽是日也方使使至寒河貽書與筆自朝至於日中昃舁一竹轝徧過其所知午夜猶飲朱氏園亭嘯歌不去倚欄俯沼若有幽寄者未逹曙而逝於家誰召之而急若此人謂子善書必上清宮殿中或有以相煩彼北海魯公之屬皆何在子書亦未便及此豈有是事哉嗚呼兖其死矣他人入室詩所云云豈爲無子詠耶一則曰他人再則曰他人亦以衣裳非我者車馬非我駕庭內非我灑埽酒非我飲琴非我鼓而

即有陶公之五男右軍之七子皆他人也如是則子之有無不足論也吾弟云無論乾之他事即一河上傷心事一言之不如多累言之不必悲淒涕淚孤舟主人不在客不登長年無事淒淒然繫在流水下明月之下豈不可思嗚呼如之何不思

騷咭詞

鍾子試閩士畿三郡而本生封君奉政大夫終于家棄紱歸其友譚元春深悲之而申騷咭之詞其詞曰

憂心窈而難治古禮昭昭而不服襲惟君子克信其天笑與歎之皆不可聞窮武夷而遠望舟在山以驚骨自一曲以九曲茲茲洞洞兮若逝者之赴夢過昆陵而畏城郭思教化之所淑設學官于州邑惟先生獲有其原本性孝弟以爲命父事其兄弟婦奉爲舅胡弓治之敢以自居其綸紵之後及生嗣同衰以經

兮禮制定而非其心既花果之有托何懷抱之可言

棘人惝惘于千里思緒一而萬端瘠不足以自覔其

以不能竟其哀而其友代哀之其於哀也至矣盡矣

哀坦綏焉而若不知江水流其深深如繁悶之中人

君自有兮美報何獨愁此寸心捨一悲以就我相與

究乎昭融。

唁葛師讀禮文

錢塘葛師屺瞻以文行忠孝追步古人無毫髮詆其心初發于南祠曹再振于江州三著于我楚之督學天道王法終日相持皆有實心眞蹟非迬人者而未幾輒以迬去獨在我楚以丁太公艱去而未幾亦得迬春爲師所援士坐以文不可解以爲師所以得迬之一驗嘵乎時文小道耳春本自不工收者與擯者俱不足置恩怨于其間獨吾師以君父師友神鬼之道自立于末世而遂無一人知之此則可歎也 我

（當上無限殊人）

（偏作外文章作迬驗）

朝無長子孫之官傳舍相習因沿闒茸苟有一人焉（猶救焚人身是近猺猁如此必救見頭腹者耶）起而振之曰君父在是曰師友在是曰神鬼在是讙糶躍焉其口不遑休其力不遺餘百端補救稍見頭腹而以迮去不旋踵矣（因其敗以爲功此小人之常）再有一人焉繼之勢必更其法更其法者當得擢勢必再有一人焉以迮爲戒而以擢爲幸舉往時口不遑休力所不遺餘而僅得蔑有一存之法又蕩然如燼矣然則世果不可有用而君父師友神鬼果不可不歎也一至此哉春又素春明師友之教平心靜觀不敢以薄料天下而曰遂無

二人知師惡惡可也師嘗進其所著書于　今上念上輒下所部議之雖其事竟寢不得覆然其君知之

伊何人哉可以愧矣

獨君以下不知耳凡諸生下等亦非人情所樂然亦

語語從至情流出所謂甘苦自知者

惟顏赧意憤耳終不能自謂其文善此一念子弟知之獨其父兄不知耳夫人皆有心豈眞謂吾師文行

歷一一過而言之益傷

忠孝不知人哉其有用之才與決不肯爲之事彼其心皆知之獨其手與口不知耳其不知師者古今情事之常飄風過雨顧與吾師忘之而其耿耿未嘗不知者天道王法猶存一縷天地決不是架漏過時吾

願與吾師感之而已矣。師既以艱歸。尭尭瞿瞿。用世一念盡委松楸。而雖有以迕告者。師如不聞也而過之。如不聞也而過之。則即有知已引援者。天亦何恩之有而况于怨乎。且非惟讀禮時也。方春在諸生時眞知己自有此一段況味故此只敘共見其相宠之誼也請見以時語言有數恥爲諸生所以事其師德其師之狀即吾師不罪之以簡亦泛泛焉足矣而師跟蹌歸舟之夜四顧無春若徘徊念于其人者盡開之劉子侗云春因思不責春之不肯俯仰是吾師不自俯仰之根而其實深情至誼原出于孫歷疎朴之中世

有一人如吾師者。以其不自媚人。恥人之媚人。因而不責人之不媚人。古人可立追。太平可立待也。以師羊性不動。而春來䀹䀹于草土中。亦似可已。然而非恩非怨。不為一已。以君父師友神鬼之道。咨嗟嘆息而反覆之。亦與師同其充充瞿瞿之意也。

送莆田周師舟櫬文

故督學師周鉉吉先生終於吾郢分司其門人景陵譚元春率其弟元聲元禮雨雪走郢門哭焉春爲詩二章盡一時悽惻顛隕之辭也其一曰扳我耕桑内當人謹詠時遂參山野性空結海天思疎簽君忘物敦寛世允師何堪如此散霜樹不相知其二曰全宅爲桃李何曾見夏陰且將羊舌泣洒到馬融心風雪晨村急江流夜舫深茲茲投孝愛靈䰟去焉尋二詩既成常中夜哀吟自解未遑焚告靈牀則以公子陶

士牙士方歸閩諸公子尚幼無主者越明年癸亥三月陶士同叔氏齊吉來楚迎師之喪春終日雜懽悅（不言而神）（傷）於語笑坐遷之中待之於江上而爲祖奠之文曰嗚（迴維始見情有盡而恐無窮不堪）乎惟此江上春青韈布襪始見師於此師指水而拔（與水而俱長）之田野是此江水也而恐見其素旐之隨舟歸入閩山煙霧之中而與之同散也哉嗚乎春行藏之不時厭則忽棄動亦復來每自笑其無恆而師若深喜其不繫世俗之人以爲起蠖驚蟄春非空山人也而稍之於功名富貴之中即春亦以爲當歛摧桂折時賞

音之士不知何如悅憾豈復計能琴者之肯鼓而文安問與我之素識不相識彼其中眞有以自惎耳迨春復出試下第如故人情不自悔或尤人相負不咎其文之忤時或稍相勸勉而師則情加篤禮加恭絕口不問文字始知吾師汲汲拾那稀巢惟恐不遂豈惟不爲功名富貴亦不爲敷行文字豈惟不是愛名必與相信相愛始見當此精自間焉其言之矣而來敢受者多也亦不止是憐才春不得已而歸之多生往因庶幾近之耳若以世俗之見相憶相報猶有盡時若是多生往因便自轉轉無窮此番牽纏復生於江上之一見

矣悔何可言於是書呈齊吉陶士悲歌當哭而與之別。

封郎中葛太公傳

元春嘗讀陶元亮爲孟長史嘉作傳其言曰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蓋古人之慎如此已未歲謁吾師葛學憲公于杭州命爲封郎中君傳元春氷淵其懷者累年于是始爲葛太公傳公嗜學重經義嘗爲諸生講說故學者稱爲麟郊先生以伯子學憲公爲南京禮部郎中遇覃恩得拜封郎中人又稱葛大夫或曰葛太公元春爲學憲公受知門人義嘗比大父尤得稱太公太公

云太公名大成字以時其先出許州郾城後徙會稽至元四奉直縣會稽渡錢塘遂爲錢塘定北鄉人太公亮扳多奇節十六補弟子員二十六入雍六館之士翕然宗之辛卯首乙榜主司琢菴馮公楨齋曾公世所名爲能識文章者手其卷嘆焉太公雖試屢絀然下帷益奮攜學憲公讀書吳山分燈啖虀不窮工析微不已至庚子試京兆復失職而伯子學憲公是秋舉于鄉第一人明年成進士公歎曰吾苦心積學三十年老于道途而收于堦庭是則有命吾其爲雀

斯立乎斯立甞謂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肯哉言矣去爲福建崇安丞又遷廣東欽州倅皆强幹淸愼嘗意字婷鋤暴用酬生平不敢有不屑之意而臺御史目其才敏而練志堅以貞造軏者亦頗自信自喜焉太公之爲崇安也丞耳崇有訟山者連年不決咸以邑連江浙率未可詰太公曰豈有是乎捧上官檄界而遣之民不敢譁崇有推稅中使制其命而丞尉望風倡和賈人重足而立太公督給公上惟謹而已無使其無以中而後其昂愈卓浮額無私獻中使不得意去然亦無以中也太公丞

崇攝崇篆倅欽又攝欽篆兩官皆滿考最致其政而歸凡官之攝守令也羈旅于其官計且且莫謝去而又常不足于所自有之官稍稍取償于攝故州邑之苦失守令也苦其攝焉爾太公慨然吾日欲伸其志不欲以屈伸自裝而人不得屈伸之安在官之崇于不得伸之日奈何暫得伸自令屈抑爲且州邑有非久暫爲也何官可苦民官有何日可苦民者丙午閩大饑郡守禁米越疆民攫取之無問于是閉糴者遶江西太公方攝崇爲郡守力爭郡守語塞因請之江西諸道得聽民轉輸矣治州事吏以羨進太公叱曰女不見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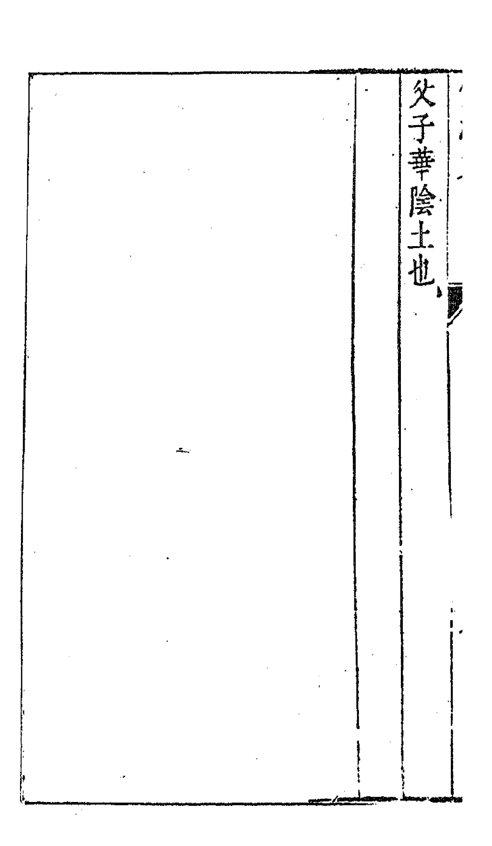
平時作何狀。而敢以此況耶。吏慚而退。欽州有夷寇被兵。邑里蕭條。太公承檄往清民居。故例一戶錢百文。約可數百金。吏以爲言。太公笑曰。則是寇未退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季。可自我而凶季之乎。嚴勅勿斂疋馬雙僮。自裹糧往。民無牛菽之費。又招撫流亡民以安集兩也。人皆至今德之。問太公。太公不言也。太公風格峻整。動遵禮節。飲啜服御。幃幙常如素士家在西湖上。笙歌相沸。士女競華。而太公肅衣履。寡言笑。課子弟門人。皆孝友樸質之事。與夫忠臣烈士廉

吏之談不以家之腴枯官之升沈錮人趨嚮損人骨體其鄉虞德園先生曰人多縛紲繞指意嶙屈不自申而葛公父子美意烈心不申不已知言哉元春又聞學憲公在江州迎養太公時湖口稅璫張甚學憲公逮治其爪牙璫窘何太公發武林行賂求解太公正色麾之使者懼逃去歸過湖口又齎珠幣造請太公尙郵舍不聽入璫停車良久然後去于是璫嘖然歎曰是父是子果然矣戒左右勿得以身試法其後數年學憲公衡文吾楚簡鏡肅然紈袴之士無所磨

彼此輩矣

誰○生感正以○陽和發○其陰毒也

底頗氏所謂鴛鴦長蟾車出入望若神仙者自慚不媿書塞默入地而太公在武林終日步湖上有匿跡伺太公間欲以私干不敢近當此之時太公與吾師學憲公父子以執法守素名聞天下譚子曰春秋時多君子而孔子思剛如饑人思江瑶柱至蘇子瞻作剛說得一人焉曰孫介夫至今日又得兩人焉曰鴦太公父子何春秋時之難而後之易也然峨峨先生天挺無欲足知是剛者無疑矣寶劍無折無摧無求于世光芒屬天固曰拭以華陰土夫讀古人書則太公



父子華陰土也

聞母傳

聞母者杭州聞汝東先生夫人也夫人姓朱亦杭人冲和虔靜有名賢之美夫人於里黨之中無不慕叶擀標思一易其名嚴子調御母事夫人者也躍謂夫人二子曰吾無以名之。吾無以名之其全德也夫于是稱全德聞母焉初夫人歸聞氏年十五事舅南江翁孝敬備至。翁有所幸妾日以啐語相侵。夫人煦煦然事之。卒賴以化所幸妾晚失明身自扶攜嘗甘旨以進所幸妾感泣語翁曰。而婦眞孝婦也。翁壽至九

可作私謚

如此一事可覆千百段事

十五夫人遺事五十年白頭㲘㲘如初作羹湯時相人至今艷爲盛事夫人與汝東先生如同志友相莊無間先生好節義樂施予恤孤篤舊不以亡爲解皆夫人成之也先生愛客通人秀士林僧杖老率滿坐上開樽設豆絡繹簾屏之內與客同聚散終日未嘗一起夫人亦不以耻磬亂先生談也舉三子長即吾友啓祥孝廉仲啓和季啓禎皆才而自東家學淳雅夫人愛之如一子愛諸子婦如一女尤弟娣姒亦並相愛敬求世所謂雀鼠風雨壁陷楹淪塞空竭盡一

門之內不知世間何者名為乖和下至僕媵皆欣欣自得不事嗔喝自然勤整夫人既夙具道念與汝東先生嚴持殺戒魚蛤無犯子姓婚友刀俎含血則顰趣而呵之如有嚴刑于其旁年五十即皈依雲棲長齋念佛日可數萬聲飲食抽解悉無間斷轉經數部木樾軍持日有常度所過尊宿如憨山雲門眞寂桐塢諸老皆肅心悲仰稽首發願所謁佛地如普陀雙徑皆兩三至其處去來洒然巾瓶無跡歲己巳忽病供佛榻前數日持佛號令眷屬三匝和之梵唄聲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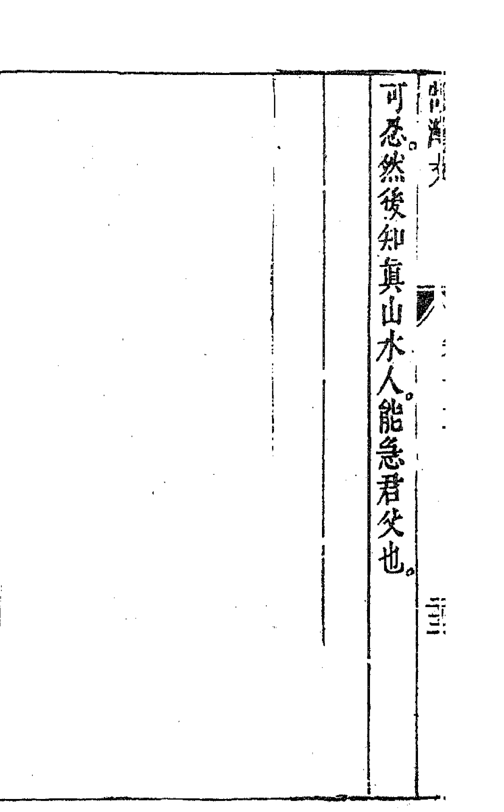
寢門之外。西向而逝。異香滿室。凡一晝夜不散也。生生剌剌與慈氏俱。豈顧問哉。啓祥甫居憂。遺書其友元春。使作傳。元春不能以文字作誑語。如聞毋者則常登其堂。知其誠然。乃爲之立傳。夫一傳之中。而梁妻。狄姑。陶毋。龐婆合爲一人。豈非翰墨之幸哉。任彥升曰。夫貴妻尊。匪爵而重。爲蒿簪藜杖。欣欣負戴者言耳。况兩足離垢。世外栖心者哉。全德之名。予猶以爲世諦也

雲臥居士小傳

楊修齡先生爲長安令其大公封長安令爲侍御又封太公侍御是時孫文弱亦成進士而太公年六十五太公恐我老書生耳積學不第自以爲忘于天令子孫貴相踵吾安知天所爲乃以退晦自處令其孫授越中教職因循由國子遷計部念侍御莫可損者惟黔中荒蕪于臺班無所取人乃請撥貴州至今子孫游內有靜稱太公教之也　今上四十七年虜奮也堡失職遼陽諸將吏多與賊通起居事已壞而是

時侍御方與其太公逐花源漁父爲笑樂聞臺召父子相顧語安可以靜晦失國恤太公曰且非獨汝往（此皆淡然忘君父者耶）也吾與汝偕往向吾爲盜驚汝白縣即日歸今國有寇君父情等耳獨可以明日乎驅車去至都每侍御草疏太公自起焚香以爲憂不在兵餉而引用當世（眞是當今救世急務號中何無一人言此也）膽智公忠之人則其虜自退疏七上　上動太公嘉之也尋侍御中人言詞歸不宜即入都入都即不宜七上封事而太公愀然曰此豈不知國有憂乎吾向者南來朝士挈家歸者相望于道乃知不足怪耳侍

御郎拂衣太公手一號欲刻以悟主上爲許部所阻
阻自抵家迄于病革悵痛恨遼事及問遼薊何若與
遼中用何人人何言而已謂予曰如予與文弱交太
公出肅客問客有川源雲壁之好意甚喜而太公亦
自號雲壑居士嘗出入吳越佳麗又能道泰衡嵩華
所以伯仲同與之故戊午予致書武陵使者歸爲予
言書至日三籃輿在門笻屐壺觴已具曰將往遊山
真人間淡事非與福量人不能享
水予聞之嘆息三世同堂如此乃可嘆也一旦國家
有事潭煙石霞猶在衣裾而安危存亡之意勃勃不



可恐。然後知眞山水人。能急君笑也。

新刻譚友夏合集卷之十四 鵠灣文草

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

梁谿 王玉汝元琳

古吳 張 澤草臣 評

雜著

先隱園題門說 乙丑歲客武陵作

天啓乙丑十月予訪中丞楊公修齡于武陵，益十年之約也。公予家園山水，真能欣欣然樂之不倦，因思從來住山好水靈窟與區數百年中必生一人與之

靈境有人相為終始，決不肯寂寞其老，畢其生。

相得如楊公其人者。公忽告我曰。吾性落落然。頗唐自放。凡詩文仙佛琴酒俱不深。而皆有以自得。亦似不必深者。但苦俗下嬲我不置。戶外之屨。聞之而輒慼。案上之箋。對之而太息。顏氏曰。腸不可冷。腹不可熱。吾所苦腸熱耳。今幸落籍閒居。以君父之餘恩。爲朋友而受過管領江山。廓清昏曉。不杜門而客自謝（情性本自和平故。）不絕交而游自息（不作矯情立節事。）吾事濟矣。子能賀我乎。予笑曰。武陵山水清遠。公適生是鄉。妻子可以當栴鷂。子父可以當金蘭。閒則入山中。棲神戢聽。倦則好樓居登高

望遠煙暮嵐朝琴心酒德書重經史友商老莊非獨
公樂山水山水數百年中所歷奇人魁士無此相得
今日始爲公一逐俗客耳。此山水之靈公何得受賀。
因大笑不已。

二杖說

郭子聖僕有二竹杖焉其一純白而種方渓公匏恭手自刻銘其一甚圓質似常竹然光瑩皆可鑒自二杖鏗鏗然出於爪甲也凡所用之歲時用之者之精神章僕之敬慧主人之間無事作若見於影弗光輝之中

凡習用之物必無神奇鼓動向後乃為物之冥遇二杖得所用矣

予客南都過郭子郭子潔蔬食出法書唐硯佳筆舊帋墨相愛樂而自提一杖敧側散綴於其旁時以袖指優游之惟恐傷偶入市訪人曳一杖自隨渦其日所用之杖或方或圓俱若有意者與人相見令

童子接杖然後掛予謂郭子形僻而性獨。當恒接於其前以救酬對之太泛也當恒與之坐起以救人之面目太熟近也而郭子則非其杖不出杖亦若有助焉爾予歸楚郭子送之舟再拜曰方竹杖得之金一甫圓者爲丹泉周叟所貽二老者皆年七八十不留以自扶褁肯贈我我守之至死以報二老尚不足顧爲我明其意使巧奪者塞望夫苟明此意以塞人之望有餘矣然郭子之與其杖也相依如家人相嚐悅如田宅美女相發如神理相得如朋友之無所爲而

（情至深者對瑣事說入更爲親切。）

交深者卽杖之出於鮑菴與鮑菴之自爲銘皆非其

徵書入愛藥古董命頭

所重決不盡以二老者故維予曷敢隱諸乃歌而別

之日子凉凉非二杖疇發其光子踽踽惟二杖宜與

處

玄山人說

山人者客之挾薄技問舟車于四方者之號也予曾入小巷訪所謂瀾如女子者門戶簾幕不可識辨問之巷口人皆曰子問山人乎此門中是也予始恍然瀾如善貌蘭通書粗知韻事與一時素士交處故一巷中相與山人之似贅似嘲此俱無足論獨念世之面目神情無一不刻為山人者歲月老于車馬名刺之間案無帙書時時肖而出之而毒刺狠罵使此輩無所容身其寥寥落筆吟嘯自得而好彈射他人有本之詬口舌眉睫成行自遣自受非關言者之薄若天生是屬嚙噉人者雖其中多賢者然天下人望

而犧其名者久矣而今以其名集瀾如瀾如樂而安之戶外之屐來求一覩山人各當其意去退而皆其私或自厭其尾瑣之言輕其錢穀之好陳其箠罰之書亦有以廻旋其面目曰吾不如女山人由是觀之山人固以喪風雅之名而文子反以存山人之實則無品以有品各自不偉然終不可以求其名而并居其實也何也山人之名實未嘗不美吾又不敢以男女之迹論惠中之人韓昌黎稱秀外而惠中今吾友在草莽者非一人有秀外而惠中者焉是亦男子之瀾如也吾仍為存其山人之實而去其名使無射于世吾何

恡焉。金十公劉同人俾予爲說堅瀾如所尚予之説

圓如此。

五華別號記

名山與奇人相關久矣宗生四壁之間尚子婚嫁之後或臥焉而深好或好焉而遠遊亦有寄情山水而自名其齋自署其號者然皆伉若湫流保其枯槁討松桂訪薜蘿空老于幽巾鹿裘青鞵布襪之中造物（說得攬激人天原不以之為輕重）者亦若聽其所之而不為之主惟用世之人奇情異才慧業天成其墮地時已如巨靈贔屭高掌遠蹠森森然有華峰之奇矣嬾瓚擫仄而知其命否焉缺耳而定其數心存目往足歷身經以至一名一號造物（山用鍾為奇人奇）

人○巧○傳○山○川○兩○推○鼓○吹○止○令○非○其○人○者○自○愧○悔○耳○

皆若爲之巧相位置不可思議洞在人天之內而獨有天人之稱良不誣也吾邑有五華山而楊公五華先生初即以是爲號事良奇公治吾邑愊愊清靜更鼓分明吏散鳥啼之朝網閒魚樂之夕則與韵士齊及雲靄煙嵐如帶香氣一日過鳳后之堰尋墨池之蹟登高望遠三瀧環匝而後自驚其身之在五華也（恍然而悟）顧謂門人熊子葦曰羊叔子之峴山蘇長公之赤壁皆宦楚而與楚山有緣者也然其奇豈至此乎門人退而告不肖春春躍然喜曰吾邑雖有清淑之氣而

若乎無山、幸有是山、蜿蟺磅礴而鬱積、且以神農之國。不能使其必傳、而托于公之號以傳、是即造物所以傳是山之道也、予觀杜光庭所記十大洞天、皆有仙真以治之、如王褒葛洪王方平司馬季主之屬、各領一洞、則皆人間奇傑異才人也。今我公秋神玉骨。固不讓王褒輩、則吾邑五華、亦何必不是玉屋委羽諸洞乎。客復有疑者、問長茲土者多矣、何獨公先署號、予笑而不答。但吟杜老詩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求毋氏五十文說

古文起衰之士。或不作壽文。非止謂古無此體也。誠

恐古文者能直言其辭之所至其所爲佳者下

不欲以無益之語投于無益之人作之者媚箴箴而

侍言矣何也壽昔人所欲言而不敢盡佳者累言之

當之者涎飲食作之者避忌諱祇五福而當之者光

而無有窮期者也

婚友集卷帙作之者言短勸之使長事少勸之使多

先自有賣柴之意而當之者長以爲如椽短以爲草

莫尤驅人于濫觴之途古文有此。有志悼歎。而眞文

章不見于世矣。春何敢以此例名筆。但脅無他嗜。惟

遲其孜愼不肯苟且求傳而文乃始可必。

貴眞古文毋五十而無一二人文又泛然務多于衆

傳矣 人之文則是以所賤事其親也不孝莫大焉或曰五十壽乎曰亦有說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四十五十以上皆不可不知也吾父四十七逝矣使得半百之年而壽之春猶得爲子母今未亡人何敢不喜懼并

或曰女人無儀曰請陳其無非春門無俗士無殘客自吾父始今未敢有俗士殘客母供之極歡曰此有益吾子外王父魏公似朴多讀書好逢人舉說不問其解否母嘗從旁聽亦以此知道理權數（眞至不必矣）家中事大小者兄弟白母乃行行輒吉不白母亦不問也然而

多矣矣春兄弟六人百畝之田三尺之童毋乘其便由析之曰非兒曹意也吾見魏氏數世同居子孫不知世務卒以此憒懦落其家聲徒存義名無補且吾所爲析者便諸婦姣雞耳其母姊兄弟同食如故人（体貼入情）直供一日薄暮取酒相對談學業世事毋亦喜出聽（家庭中癡傷氣象使人讀卻）自出餅餌蔬醴佐春兄弟吹兄弟中有求益者毋喜曰吾乃見汝曹爭家中長若此可矣不須大富貴也婦女性多跼蹐憂愁而毋豁達遇事坦然惟衰至一哭先人春嘗思斯干之章無非無儀卽男子所謂無

譽無咎也。有譽而無咎與譽咎兩忘者。固不知孰難耳。酒食是議。議之中蓋自有道理權數焉。無父母詒罹無罹之處。蓋自有深淺大小焉。此亦難言之。然而春之毋貞無負于讀書者之女若妻也。春先爲名筆慮而後敢以請。毋明年丁巳五十。無乃蚤計乎。春既不敢務多于衆人之文。又不敢無一二人文。然則此一二人者。恐其不易值也。貴早也。一二人者今世古文起衰之士。不能强之使有言者也。

沉思至意

近縣五里募修路文

禹貢有過三澨之文。三澨蓋吾邑水爲江水所過如昔也。酈道元稱竟陵之水。合巾吐柘。巾柘在吾邑東。合之吐之如昔也。陸季疵千羨萬羨西江水今在吾邑城下。可羨如昔也。獨漢水常自上流。決郊郢以下數百里隄防。怒而入。直抵吾邑城下。率夏漲冬涸。虛其地以供舟楫。舟人各操一葉艤而待。舟必滿至無可坐始發。先登者待至饑疲不滿。滿而發。舷與水齊。旁觀股栗。一遇風濤忽生。篙柁失執。不可測已。如是

者二十里數年間邑人築土爲堤以自庇田畈號爲
貧郭垸多黍多稌于其中行人得取道焉堤窮復登
舟舟人譏于是而水益束如箭如袚一折而入于鼉
宮昨秋之事可爲寒心如是者止五里有一人趂舟
不及悵悵岸上而舟忽覆是人以後至獨免自矜重
如此
決裂念頭可以立地成佛何患小小因緣不成就耶
生薙髮棄妻子投西塔寺爲空門呼號子門外者累
日夜以咯成爲期予爲之心動然未敢以爲能也一
日胡君元闕告于邑令公商于里之賢者位置堤幾
何丈橋幾所而日以書促予爲文夫二十里之患繼

說向人人念願上供跽行動一番安能尚

而爲五里覆舟者羣然在劫數之中而留一人不覆

宿憾貪使功德福力當面錯過

子以爲皆持地菩薩含荼茹蘖數十年之事而子輩

安能不動予嘗謂營建之事有二快人足目者曰光

景切人焦腑者曰利病少時愛弄光景思得自寒河

至邑長堤亘亙雜木夾植橋梁可以坐行人菴剎可

如此相

以蔭暍予予輩瘦蹇徒步旦晚去來是里中至樂而

形憊宿嘆苦臺上木石蔽裘與私事向男兒于物命所繫

不敢告人何也其說止于足目也必至河水嚙岸馬

而有漠然置之者耶

歇舟與人命寄于舴艋人天變色而一邑之人爲焦

腑利病奔走如鶩然後有議有任有作有成農人販

夫不脫屣而行乎堤梁之上車馬駪駪士女雅雅予輩所謂光景者亦自是而攬焉古今光景之事未有不始于利病者也明聖湖比于西子濃粧淡抹燕遊人馳驟之地而其初開葑掘井豈敢以光景言哉予故疾首蹙額而言之

洪山四面佛菴建藏經閣募疏

萬曆丁巳戊午間元春讀書西菴日與文上人遊往上人方同給諫段公議鑄四面佛像其時土室如龕像亦纔成一髻銖銖拾銅錢如聚沙予私心難之而上人者北人也甚蜺且朴嘗謂予曰有如不就當以來生足之至丁卯春夏一再過其地則金火相得端然四軀各向同禁有金光晃昱如千百日淑人眸子又一年而張善人者相其高廣屹嵲爲殿殿成而上人已示寂作山中一祖矣庚午早春始得拜於雪柳

煙柏之中。爲之浩然而一歎。念此上人者十餘年間（卒以一歎而乃成文歎文合成偈執聲）

無歲不以碑請予。諾諾至今。愚公之山已成而圓澤（亦由上人胸中相持至今而不散）

之語未踐。亦世外交道一恨也。會今方伯杜文白先生置隙地數笏。將募諸同志建一閣。請藏其中以鎮此山。而屬元春爲之跳。元春以意度之。豹是佛也。而是佛以面面注視。氣格弘肅。使人生懽喜心。生悲淚心。生希有難遭心。先生欲於是間設一全藏。令緇門禮拜之形。消人妄念。鐘磬懺悔之聲。警人聾鬼若者衣糞掃。食麻麥。解者明心性。遠名利。程子所謂三代

禮樂盡在乎是而　我朝崇右佛法之意庶於是乎明何以言之苟有人焉身口意能淨貪嗔癡能滅殺盜婬能息而太平之治官司之守可以不勞而化矣予以為全藏者佛所以輔帝王治天下之書也而苟非乘懽喜悲淚希有難遭之想則末法之人亦頗斁而不能入故藏經於是中佛似尤有力焉經謂一切衆生皆依食住我今願一切飽食衆生皆依經住且夫菴以東即修靜寺李北海所捨宅也自北海捨宅而當時遊戲翰墨生平罪過無復有存焉者矣今縱

（大意已盡必欲將功德諸語入之便非覺悟人作導人入來儀）（使人區然讚省）

不必捨宅而度世惜福之人默念前後但捨一椽一甓一甌一鐵無掛礙相與捨宅等則藏與閣必有言未畢而復成者矣先生欣然而笑曰子之言是矣但其詳多似研元春謝曰有之竊不敢忘上人之諾也閣成請以勒于菴石

跋白兆山桃花巖詩爲禧公募藏

此李太白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奇劉侍御綰者也。禧公募非藏。自丙辰發心發足。迄于今壬戌。凡七年者。即其地也。予戊午見之于郢中。辛酉見之于鄂城。今年又至予家。其願力猶未就。其足尚不輟。將由此之（即歷叙常語。其氣凡蕺蛹。故讀之深寂而情。有所不可。止可以得其。中之所量。）南之非坐立門廡其心彌以堅其言其貌依然戊午郢中禧公也。夫士君子于關山靈之深美前賢之所遊息涉人世之浮幻。悟前後生之必有歸。豈真以一慳自取淪墜。富人子取財縱有道。然守千萬慎受享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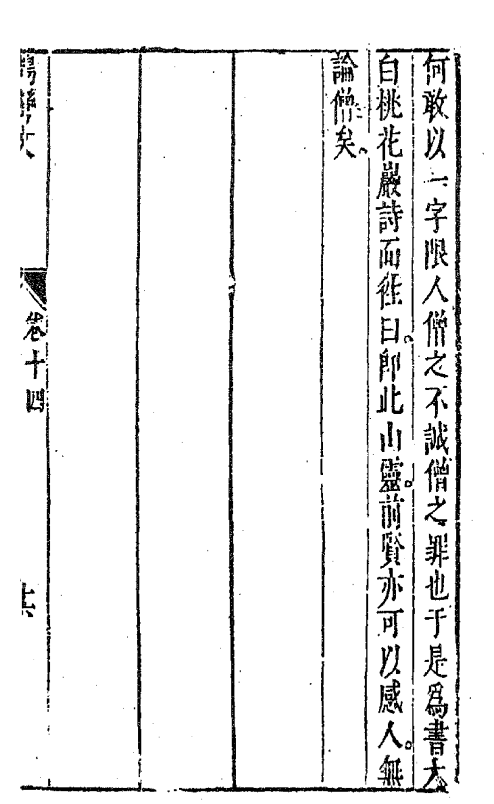
思所以處之。處之之道利用消。消之足以無咎。而獲福莫如空門。又豈真以一慳罷。豈能見汲汲爲法。奔走不休者恬然觀其苦。聽其去來。而毫不爲動。不過

大抵貪慳人必有所執。以自護。必去其所恃。而後

曰此汲汲若行不休者。豈誠爲法。淺者沒于利。深者

其情可破。然其終不可破也久矣

尸于名耳。而我又捨其所甚愛。以資其業。是業由我也。故大夫士强終不肯以業易慳。其說幾無以破之有積公之可寒可饑可辱。可七年者。其人之不能爲利名而造業也亦明矣。親見其人饑寒困辱七年。而其施猶未之或力。毋乃真有所慳與。積公蹙然曰。僧



何敢以一字限人僧之不誠僧之罪也于是爲書太白桃花巖詩而徃曰卽此山靈前賢亦可以感人無論僧矣

自跋禧公卷

崇禎庚午仲夏，予適樂靜居。禧公復過我。肩一木似桄狀，四用青油幕，鉢瓶巾箑具在，而置䟽卷爲書，其頂匿之幔中，次第取覩，居然一非菴也。肩入予隘巷下幔匡坐。中宵雷雨作。予請其移禓亭子，握手不從，曰：是中甚好，是中甚好。明日欲别去，予留之，則大笑

以他人擾亂而擾動，然已復以已所擾動而擾動之

曰：吾爲藏經走燕走州郡十五年無成，安得在汝家

入擾是聚散一副真切念頭，无人我損而後順，方得

修竹茂林下閒住。予聞之惕，汗流至踵。如予者不作

克滿无滿

人間一正事，只愛在修竹茂林下偃仰如死屍者也。

急令家中人。給以米數升青蚨五十文。自寫一書。據

黃宗之非宗之莫有信予爲真傀者。

湘署跋程子小文

予入湘謁撫陳師與其鄉程君飲署中甚快因出一卷相示君風趣落落然儁爽不可覊紲而天機敏妙厭薄時輩以為不可莊語有清質澹文之思焉予觀其鸑鷟傳綠衣傳臭虫說寄托恢奇各有風刺屈左徒鸞鳳雲霓之喻闇朝隱鸚鵡猫兒之篇異代同懷不直則道不見豈傷厚哉但予以座師故入湘署以湘署故逢君得觀君卷伯惡惡之言實有奇緣嘗讀郴郴州跋毛穎傳謂身在海外聞人傳說但稱其奇

已見其文矣而其情尤不能已也此中奇托莫喜

絕而不能舉其詞然後知奇文不易見也

題周氏遊宴詩後

予再過潭中周伯孔帆園，尋十四年前竹樓草亭，已不可得。而伯孔已築一湖岳堂，居妻子僮婢其中矣。偶春雨益漲，湘水上岸出窒入舫，有若接盧。是時平眹化爲荇鄉，長堤飛作柳塢。伯孔慨然高想，買儀命酒，適鼓吹而上下，循坡陀以周遊，弟姪咸集，士女爭觀我行其間。愁心爲徃，忽而望遠岫，登萬樓，曲折從波潆洄到戶，然後一捐筵端。三爵不讓，清歌掠乎若香高燭照此，吟諷何曾記有深更夫，誰知爲郭外既

筆意俱不近深使人如見其處

各賦詩。俾予作記。非獨使朋友念玆相好。亦欲今山川知吾不衰耳。

唐○人○作○游○宴○詩○序○有○此○深○情○无○此○等○想○

題伯吹草

有伯無仲人誰與樂仲存伯亡人誰與生同安蔡清憲公在日經營四方日慕念其仲仁夫氏對之者發常有仲在焉接其談出其詩文仲又在焉司馬不作仁夫氏無以爲生輒其寄懷諸詩朝夕悲吟馳以示元春多元春舊所見者凡所過山水關河若呼仲與之共游所歷烟霜雨月若呼仲與之共影所見畸人魁士所聞至言妙道若呼仲與之共求也曰是其塤也夫是其塤也夫因題爲伯吹草中有代仁夫氏見

答四首倡予和女。引人之埍篪。而相與吹。抑又大矣

題周道一集

沈滄洲處有周道一集口中雷響手裏砲發無論禪理世間有此斬截痛快男子乎同一血肉之軀獨使人塗之以漆飾之以金明明是數十年前麻城一周秀才耳不發信心者非人（至此尚不發信則亦不必復與言之矣）

題王以明新刻

王以明年七十而好學益篤。矮嶠昔之彩游變化之途。故日有新刻。予賞其蟻賦盧峰詩有詩人比興之遺焉。昔人謂注蟲魚者非磊落人事。予頗謂不然。景純好學仙。以明好出世。挾出世之心而游于翰墨。峰蟻皆可悟道。是堅環。磊落孰過此者。並欲爲郭子解嘲焉。

題筑吟

予友葛震父在都下日若吟喜都下有此若吟人也題曰筑吟而誦其詩則有曰悲歌今已矣歎矣且從容其意似不欲爲筑鳴乎震父之意厚矣天涯久住觸物悲思忠孝不暢心有斷續震父之所爲筑也然震父幽緒若懷埋照于乞米典衣之中長安日月有

歷歷言之而悲觸無端哀來有云

光鄉人消息不斷都中士人但覺其徃來市上焉頭塵厚即僮僕亦以爲吾主人翁有所營于此而予與

此又安能知其所寄

震父交最深能知其不然也有營者所以度日久任

者所以忘情偶入山中嬾至州郡輿偶過都門嬾歸湖山皆詩人之息機任運似趣實舍而苦吟終日以爲一快者也予故曰意似不欲爲竟使其意欲爲竟也鈍如子亦得而和歌之矣

胡彭舉詩畫卷跋

彭舉年六十餘，坐起一齋，蕭垣苔石，冲然無慮，然未免為人作畫。其畫緣飾于雲林、大癡、叔明間，而蹤跡

畫○理○知○到○此○則○觀○者○亦○有○神○也

自運，無藩籬束縛二者之失，居然有逸士老人之度。

○唯○此○正○不○必○其○人○知○況○欲
以○智○而○其○名○與○也○非○復○在○我○○○

世知傳貴之，惟彭舉古詩老枝少葉，自寫其質性之所近，則自吾數人外，誠莫有知之者。夫為世所知，不如為所不知。然苟無一物以掩之，則雖欲不為人知，其道莫由。故畫能至于神逸，而又能登以之名于世，是彭舉所由以自掩其詩也。江南之俗，畫之易售倍

詩。彭舉爲貧而畵斲手用老亦無可柰何。而以畵存于世。又無一人推本其爲人之貞村以掩之。然則畵與詩幸不幸何如也。

胡彭舉詩畫卷跋

彭舉爲人畫冊葉十片皆生平所游山水是其得意之筆鍾居易見而欲得之即舉以爲贈吾爲彭舉計彭舉自爲其畫計皆當出此夫爲庸人可求而得已非高士之情矣况又使奇人求而不得乎居易將復往南都因爲題其冊使堅彭舉曰必不得已而爲庸人畫可以屈其手令不至于大佳不幸而至于大佳每逢奇人輒與之夫如是則吾他日亦可邀惠數片耳

其妙處使庸人氣索　似爲已作一進步矣